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

### 第五回 入浴室多言露情節 尋墳墓默禱顯靈魂

卻說狄公在客店門首，見對面來了一人，當時招呼他裏面安歇。那人不是別人，正是洪亮，奉了狄公的差遣，令他在昌平四鄉左近，訪那六里墩的凶手。訪了數日，絕無消息，今日午後，也到了鎮上。此時見天色已晚，打算前來住店，不料狄公先在這裏，故而上前招呼，又怕旁人識破，現在見狄公命他進去，當即走上前來說道：「不料先生也來此地，現在裏面哪間房裏，好讓小人伺候。」狄公道：「就在前進，過去中進那間，下首房屋。你且隨我來吧。」當時兩人一同進內，到了裏面，洪亮先將房門掩上，向狄公道：「大爺幾時來此？」狄公即忙止道：「此乃客店所住，耳目要緊，你且改了稱呼。但是那案件，究竟如何了？」洪亮搖頭道：「小人奉命已細訪了數天，這左近沒有一點形影，怕這姓邱的已去遠了。不知喬太同馬榮，可曾緝獲？」狄公道：「這案雖未能破，我今日在此又得了一件疑案，今晚須要訪問明白，明日方可行事。」當時就將賣藥，遇見那畢奶奶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洪亮道：「照此看來，是在可疑之列。但是他既未告發，又沒有實在形跡，怎麼辦？」狄公道：「本縣就因這上面，所以要訪問。今日定更之後，汝可到那狹巷裏面巡視一番，究竟看有無動靜。再在左近訪她丈夫身死時，是何景況，現在墳墓葬在哪裏，細細問明前來回報。」洪亮當時領命。先叫小二取了酒飯，在房中吃畢，等到定更之後，約高二鼓不遠，故意高聲喊道：「小二你再泡壺茶來，服侍先生睡下，我此去會個朋友，立刻就來。」說著出了房門而去。小二見他如此招呼，也不知他是縣裏的公差，趕著應聲，讓他前去。洪亮到了街上，依著狄公所說的路徑，轉彎抹角，到了狹巷，果見一座小小矮屋，先在巷內兩頭走了數次，也不見有人來往。說道：「此時莫非尚早，我且到鎮上閒遊一回，然後再來。」想罷復出了巷口，向東到了街口。雖然是鄉鎮地方，因是南北要道，所有的店面，此時尚未關門，遠遠見前面有個浴堂，洪亮道：「何不此時就沐浴一次，如有閒人，也可搭著機鋒問問話頭。」當時走到裏面，但見前後屋內，已是坐得滿滿，只得在左邊坑上尋了個地方坐下，向著那堂信問道：「此地高昌平還有多遠，這鎮上共有幾家浴堂？」那個堂信見他是個外路口音，就說：「此地離城只有六□里官道。客人要進城麼？」洪亮道：「我因有個親戚住在此處，故要前去探親。你們這地方，想必是昌平的管轄了。現在那縣令，姓甚名誰，哪裏的人氏，目下左近有什麼新聞？」那個堂信道：「我們這位縣太爺，真是天下沒有的，自他到任以來，不知結了多少疑難的案件。姓狄名叫仁傑，乃是並州太原人氏。你客人到遲了，若早來數日，離此有□數里，有個六里墩集鎮，出了個命案，甚是奇怪：這客人五更天才由客店內起身，天亮的時節，倒被人殺死在鎮口。不知怎樣又將屍首訛錯，少年人變做有鬚鬚的。你道奇也不奇？現在狄太爺已相驗過了，標封出示，招人認領呢。不知這凶手究竟是誰，出了幾班公差在外訪問，至今還未緝獲。」洪亮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這是我遲到了數天了，不然也可瞧看這熱鬧。」

說著，將衣服脫完，入池洗了一會，然後出來，又向那人說道：「我昨日到此，聽說此地龍舟甚好，到了端陽，就可瞧看，怎麼去歲大鬧瘟疫，看了龍舟，就會身死的道理。」那個堂信笑道：「你這個客人豈不是取笑，我在此地生長，也沒有聽見過這個奇話，你是過路的客人，自哪裏聽來？」洪亮道：「我初聽的時節，也是疑惑，後來那人確有證據，說前面狹巷那個畢家，他是看龍舟之後死的。你們是左近人家，究竟是有這事沒有呢？」那個堂信還未開言，旁邊有一個□數歲的後生說道：「這事是有的，他不是因看龍舟身死，聽說是夜間腹痛死的。」他兩人正在這裏閒談，前面又有一人，向著那堂信說道：「袁五呀，這件事，最令人奇怪，畢順那個人那樣結壯，怎麼回家尚是如常，夜間喊叫一聲，就會死了，臨殮時還張著兩眼。真是可怕，聽說他墳上還是常作怪呢，這事豈不是個疑案。他那下面兒，你可見過麼？」袁五道：「你也不要混說，人家青年守節，現在連房門不常出，若是有個別故，豈能這樣耐守？至說墳上作怪，高家窪那個地方，盡是墳塚，何以見得就是他呢？」那人道：「我不過在此閒談罷了。可見人生在世，如浮雲過眼，一口氣不來，人就死了。畢順死過之後，他的女兒又變做啞子，豈不是可嘆。」說著穿好衣服，望外而去。

洪亮聽了這話，知這人曉得底細，復向袁五問道：「此人姓什麼？倒是個口快心直的朋友呢。」袁五道：「他就是鎮上鋪戶，從前那畢順絨線店，就在他家間壁。他姓王，我們見他從小長大的，所以皆喊他小王。也是少不更事，只顧信口開河，不知利害的人。」洪亮當時也說笑了一聲，給了浴錢出來，已是三鼓光景，想道，這事雖有些眉目，但無一點實證，何能辦去？一路想著，已到了狹巷，又進去走了兩趟，仍然不見動靜。只得回轉寓中，將方才的話稟知狄公。狄公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明日先到高家窪看視一番，再為訪察。」

一夜已過，次日一早，狄公起身，叫小二送進點心，兩人飲食已畢，向著小二說道：「今日還要來此居住，此時出去尋些生意，午前必定回來。現有這銀兩在此，權且收下，明日再算便了。」當時在身後，取出一錠碎銀，交與小二，取了藥包，出門而去。

到了鎮口，見有個老者在那裏閒遊，洪亮上前問道：「請問老支，此地到高家窪由哪條路去？離此有多少路程？」那老者用手指道：「此去向東至三叉路口轉彎，再向南約有里半路，就可到了。」洪亮就道了謝。兩人順著他的指示，一路前去，果見前面有條三叉路口，向南走不多遠，看見荒煙蔓草，白骨壘壘，許多墳地，列在前面。洪亮道：「太爺來是來了，就看這一望無際的墳墓，曉得哪個塚是畢家的呢？」狄公道：「本縣此來，專為他理冤枉。陰陽雖有隔別，以我這誠心，豈無一點靈驗？若果畢順是因病身死，自然尋不著他的墳墓，若是受屈而死，死者有知，自來顯靈。」說著就向墳塋一帶，四面默禱了一遍。

此時已是午正時候，忽然日光慘淡，當地起了一陣狂風，將沙灰刮起，有一丈高下，當中凝結一個黑團，直向狄公面前撲來。洪亮見了這光景已嚇得面如土色，渾身的汗毛豎立起來，緊緊地站在狄公後面。狄公見黑團子飛起，又說道：「狄某雖知你的冤抑，但這荒塚如雲，豈能知你屍骸所在，還不就此在前引路！」說畢，只見陰風瑟瑟，漸飛漸遠，過了幾條小路，遠遠見有個孤墳堆在前面，那風吹到彼處，忽然不見。狄公與洪亮也就到了墳前，四面細望，雖不是新葬的形象，卻非多年的舊墓。狄公道：「既是如此顯靈，你且前去，找個當地鄉民，問這墳墓究竟是否畢家所葬，我且在此等你。」洪亮心裏雖怕，到了此時，也只得領命前去。約有頓飯時候，帶了一個白發的老翁，到了面前，向著狄公說道：「你這郎中先生，也太失時了。鄉鎮無人買藥，來到這鬼門關做生意麼？老漢親在田內做生活，被你這夥計糾纏了一會，說你有話問我。你且說來，究為何事？」不知狄公如何說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